

论跑酷运动及其文化性格

王润斌¹, 徐波²

(1.南昌航空大学 体育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63; 2.广西民族大学 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6)

摘 要: 跑酷是一项强调快速移动的极限运动, 跑酷者利用自身能力跨越自然或人工障碍, 平稳、快速、有效地到达目的地。主张“健有所用”的赫伯特主义孕育了跑酷运动追求利他主义的实用性, 超越扁平化都市生活的主体诉求, 催生了跑酷运动追求自我完善的极限性, 呼吁回归本真世界的自然伦理引导着跑酷运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性, 叛逆与模仿共生的流行文化浸润着跑酷运动追求个性和品味的时尚性。以上文化性格的解读将利于作为新兴体育样式的跑酷运动赢得公众理解、实现良性发展。

关 键 词: 大众体育; 跑酷; 极限运动; 文化性格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0)02-0038-04

On Parkour and its cultural characters

WANG Run-bin¹, XU Bo²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nchang Aeronautics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63, China;

2.School of Sport and Health, Guangxi Minority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6, China)

Abstract: Parkour is an extreme sport that emphasizes fast moving, in which Parkour goes cross over natural or artificial obstacles to get to the destination in a smooth, fast and effective way by utilizing their own capacities. Herbertism who advocated “useful fitness” gave birth to the practicability of Parkour to pursue altruism, exceeding the principal need of flattened city life, promoting the limitation of Parkour to pursue self perfection; natural ethics calling for the return to the real world guides Parkour to pursue the ecological nature of natural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treacherous and coexistence imitating popular culture cultivates the fashionable nature of Parkour to pursue personality and tast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aid cultural characters will be helpful for Parkour as an emerging sports style to ge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ublic and to realize its benign development.

Key words: mass sport; Parkour; extreme sport; cultural character

“跑酷”为“Parkour”一词的音译, 源于法语“Parcours”, 原文是“Parcours du combatant”, 是“超越障碍训练场”的意思, 也被人们称之为“街头疾走运动”。它是一种移动的艺术, 训练人们在任何时候利用周围的环境快速并且自然地到达目的地。这项运动并不需要特殊的器材, 换句话说, 身体是从事这项运动的唯一工具。早在 20 世纪初, 法国著名的运动教育家乔治·赫伯特就提出了全新的训练口号“健有所用”, 他认为公共汽车、电梯等现代城市设施, 使得文明时代人类的体能有所退步, 所以就应该有意识地利用城市空间来进行锻炼, 这是跑酷运动的思想萌芽。

跑酷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法国。1989 年, 来自巴黎郊区的青年人大卫·贝尔和塞巴斯蒂安·福坎, 决心将赫伯特的理念付诸实施, 把儿童时代翻墙爬梯的玩闹扩充成超越体能与都市环境的极限运动, 开发出跑酷的理念。他们经历了 10 年, 终于创造了新的一种运动形式——跑酷。2006 年, 北京电影学院学生杜易泽将跑酷运动介绍到中国, 先后成立了中国跑酷俱乐部和跑酷联盟。

本研究尝试从体育文化的形成与性格角度更加深刻和完整地解读跑酷运动。文化性格由一整套价值观念和和行为模式构成, 它一旦形成便具有超越历史时间

段落的稳定性和固定在某个空间位置的局限性^[1]。同样，欲认识作为体育文化实践的跑酷，必须对跑酷运动蕴涵的价值观念和和行为模式进行剖析，更加完整地理解跑酷运动的哲学思想、活动构成和项目特征，消除对跑酷运动的误解与无知，从而最大限度地优化跑酷运动作为体育文化的结构性组成、发挥跑酷运动作为体育文化的多元化功能，最终为跑酷运动在现代社会情境中的良性运行提供文化学的基础与支撑。

1 实用性：赫伯特主义的遗产

乔治·赫伯特是公认的跑酷运动的精神之父，他对体育锻炼实用性的追求最终成就了具有代表性的“健有所用”的体育哲学思想，即“赫伯特主义”，也为大卫·贝尔创立跑酷运动提供了充足的思想养分。

作为一名法国海军军官，乔治·赫伯特在19世纪末随舰队到过世界的许多地方，最让他感到震撼的是非洲土著居民身体素质与技能：“他们的身体宽阔、灵活、敏捷、忍耐力强，然而他们并没有依靠体操训练而完全是自然的生活方式造就了这一切。”^[2]1902年，赫伯特驻防的法属马提尼群岛的圣·皮埃尔市遭受了火山爆发的侵袭，英勇的赫伯特带领当地的人成功地营救了700多名被围困的居民，这次救生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并强化了之前的信念，即体育技能必须与勇气和利他主义紧密相连，他最终在自己的座右铭里贯穿了这种哲学思想——“变得强壮、变的有用”。此后，他成为了法国朗斯学院的一名体育教练，开始系统地整理自己的体育教育哲学思想，并发明出许多器械和方法来锻炼学生，他抛弃了瑞典体操和医疗体操的僵化，认为体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强壮的公民：“公民从幼年到成年时期，系统、循序渐进、不间断的体育锻炼能够促进身体发育和人体抵抗力，能够提升走、跑、跳、攀爬、平衡、投掷、防卫等能力，并能够使人精力充沛，保持足够的能量、勇气、意志力、冷静和坚决。”^[3]

在当时处于战争威胁的法国，强调身体基本素质和实用技能的“赫伯特主义”很快占据了体育思想的主流，变成了法国军事训练和市民教育的主导思想，法国的士兵和消防队员根据“赫伯特主义”，发明了障碍穿越的训练课程。跑酷运动创始人大卫·贝尔的父亲雷蒙德·贝尔就是一名巴黎市的消防队员，且深受赫伯特主义的影响。大卫·贝尔尚未成年，父亲就让他参加了障碍穿越科目的训练，并同时学习武技和体操技艺。17岁时，他离开学校，专心开创一种强调力量、灵巧性和实用性的运动形式，也就是后来的跑酷。

凯利·弗兰^[4]指出：“当面对敌人时，要么战斗、

要么逃跑；武术培养人们战斗，跑酷教会人们逃脱。”结合“赫伯特主义”的思想和大卫·贝尔的经历，不难发现，跑酷运动的功能不仅在于使跑酷者发挥身体和心理最大的能力，在利他主义精神的指引下援救他人，而且还要超越一切障碍，快速、有效、顺利地逃脱^[5]。无论如何，逃生哲学孕育的跑酷运动始终带有实用性的影子，这也就是跑酷一直强调效率性的原因。习练者不仅要最快到达，而且要选择最直接和最有效率的路线，这区别于注重表演和创造力的极限运动——自由奔跑(Free-running)。此外，跑酷运动的实用性还体现在跑酷者的身体必须在运动过程中受到最小的伤害。随着跑酷运动的发展，实用性的影子渐渐退却，优美的空翻、高难度的攀爬、杂耍般的跳跃多了起来，极限性的文化特征日益凸显。

2 极限性：都市生活的超越

在信息爆炸的知识经济时代，都市人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一方面，人们更加需要寻求刺激、发泄压力、释放能量，另一方面，对于一般性的刺激和享受，人们又习以为常、不足为奇。这时，人们便开始追求更为强烈的刺激，从而获得所需要的感觉和享受，而极限运动的兴起，正好满足了人类的这一需求。此外，如赫伯特^[6]指出的：“以奥林匹克项目为代表的竞技体育过分地强调竞争和表演，已经偏离了体育对人身心作用以及催生良善道德品质的初衷”，与此区别，极限运动却不需要太多的规则，“最大限度的表现自我，通过自我表现与自我实现而在该项运动中得到愉悦感和成就感是极限运动最为本质的特点”^[7]。

攀岩、漂流、悬崖跳水等极限体育项目极大超越了都市生活中交往法则的繁复、人际竞争的残酷与自我生活的麻木，保持了参与主体个性的张扬与社会规范寻常的约束之间适度的张力，同时，凸显了隐藏在人体内最原始、最自由的游戏冲动，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之外追诉人独特的个性所在与生命意蕴。

同样，跑酷运动也是一项极具个性色彩的运动，每个练习者都是与众不同的人，他(她)拒绝竞争，将基础建立在超越自我之上。大卫·贝尔说：“当我在奔跑时，我已决定了一个目的地，并且告诉自己，我要到那里，我要直接到那里，我要迅速到那里，没有什么可以阻碍我。我必须提到一点，我一直以来都是《冒失鬼》和《蜘蛛侠》以及其他漫画和动作片中超人角色的发烧友。我崇拜所有优秀的勇士，和所有自由运动的人。”^[8]因此，跑酷也是最原始的非规则自由主义运动，这种21世纪都市人自我认同的运动，早

已经超越了全民健身的说教和竞技体育的残酷。在城市生活中,不论你打高尔夫、游泳,还是慢跑,一切都是人工的,大都建立在社会分工和机械化管理之下。用钱和时间作为运动交换的现代社会规则,打破了运动自由的本性。而跑酷则不需要这些原则,利用一切城市的资源,将城市看成是健身场所,不需要什么金钱投入,也不需要专门抽出运动时间,体现了真正的自由精神^[9]。

此外,与大卫·贝尔共同创立跑酷哲学的塞巴斯蒂安·福坎认为,跑酷不仅仅是一项运动,也是一种追求自我完善的生活方式。1997年,他们和其他5位朋友创立了跑酷组织Yamakasi(能量战士),Yamakasi是刚果的班图语,意思是探索人类潜能,激发身体与心灵极限的一种哲学,一种安静的像流水一样的生活方式。在跑酷时,“专注于你自己的步法,你接触的世界,你自己的情感。像猫一样安静,你会找到自己的方式……跑酷,就这么安静地来了”^[10]。可见,跑酷运动试图促使人们在自由的行走穿越之中,静谧地寻找生命自我的真实与朴质;这种文化性格中的极限不是理性测量和科层制中的尺度,而是要超越都市生活中人际竞争的社会法则,如福坎^[11]所言:“跑酷不是一系列动作的组合,而是一种战胜生活中任何困难的心理状态。”

3 生态性:自然伦理的典范

人类在自然的怀抱中创造了文明,文明却正在使人类远离自然。随着人类群居生活方式的常模化和制度化,人们的空间日益狭小,生命被禁闭于钢铁与水泥构筑的方格和容器之中,情感世界日益空虚,人的身心被压抑和禁锢。也许是人类在远离自然的文明世界生活得太久了,在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便捷中逐渐陷入身心的慵懒之后,便开始渴望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按耐不住郁闷孤独的人们,首先渴望冲出工业文明的封锁,与自然对话,还原人类作为大自然中一员的本色,表现人类最为本质的跑、跳能力。跑酷运动的兴起,正好满足了人类的这一需求。

跑酷运动的场地就是人类生存和创造的自然世界和物理设施,从而区别于专门的运动场。而且,跑酷运动的场地并不局限于城市生活主导的建筑空间,而是将跑酷者活动的世界延展到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大自然中,比如树木、花丛、河流、山坡等,均可以成为跑酷者跨越的障碍和亲近的对象。跑酷运动注重生态性的文化性格恰好体现了人类自然伦理所倡导的新的价值观,即“体育与体育实践主体之间应确立一种和谐的价值取向,追求体育与人之间的终极关怀”^[12]。

在这个意义上,北美跑酷协会主席安迪^[13]将跑酷哲学称之为“人类的重生”:“跑酷哲学寻求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它教会我们应该像孩童一样通过最自然的方式行走,它教会我们接触自然、和她交流,而不是躲在自然的怀抱中。”在大自然这个博大精深、美丽而凶险的演练场里,跑酷者可以抛弃现代文明带来的舒适与馈赠,证明他们依旧拥有与自然共存的能力,并在此过程中充分体会到一种回归人本性的初衷、检验人的智慧与力量的乐趣。在跑酷者所营造的人与自然的状态中,生态体育的观念正在生成:通过在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中开展体育运动,来展示人类的健康体格和人格,体现人类在体育运动中对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的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倡导健康、文明、和谐的生活方式,从而达到维护世界的和谐与发展^[14]。

4 时尚性:流行文化的浸润

在现代社会中,时尚是指“一个时期内相当多的人对特定趣味、语言、思想和行为等各种模型或标本的随从和追求”^[15]。渗透的时尚自然延伸到体育范畴,经过一段时间的凝固,以健身、健心、健智、娱乐、休闲、社交为目的的某些社会体育项目被人们普遍采用、流行起来。跑酷便展现出这样的时尚体育的风貌。

时尚的产生,其社会心理是人们求新求变、标新立异的心理追求。奥特拉·马特亚切^[16]这样形容跑酷者:“人群中他们绝对与众不同,除了相同的服装,独特的行走方式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人从来不会步行,只会跳跃。”而时尚的流行,则必须蕴涵着模仿的机制,这是出自人类的一种本能心理动机,特别是对符合自己审美理想的外在新奇事物、行为的摹仿,往往源于不自觉的心理冲动。我国跑酷运动的创始人杜易泽^[17]说:“如今,我们每个队友都有自己的粉丝团,每个人的QQ里都爆满……我们非常期待能与这些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酷迷们互动起来。”这体现了跑酷运动作为时尚体育的社会心理传播特征,时尚的潮流总是为少数人所引领,而大多数人只不过是追赶潮流,如西美尔^[18]所言:“时尚的本质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时尚总是被特定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所运用,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在接受它的路上。”

跑酷运动的时尚性,在社会大众中划分出“我者”与“他者”,像大卫·贝尔和杜易泽这样领潮者的“趋异”和广大时尚青年赶潮者的“求同”,使跑酷在社会历史的共时性状态中对人们起着既分化又同化的复杂作用。不可否认,即使是处于不同阶级、阶层的人也有着共通性,这种共通性使不同群体的人在追逐时尚的过程中得以同化;同时,身处上层的人为了将自己

所属群体与其他下层阶级区分开来,常常拥有自己独特化的情趣、理想等,它们常常表现为由一种实物转向为一种文化符号,并把它作为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标志。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会寻求一种群体的归属感,而跑酷就通过在都市青少年中制造流行与时尚,从而扮演着划分社会阶层的角色,构建着跑酷者的个人身份与群体认同。

在跑酷时尚性的构建中,不可忽视的是大众传媒的推广性和消费文化的潜动力。一种事物所以会成为风行一时的潮流,受众对于该事物的共通知识成为共享流行事物并获得其意义的首要基础。跑酷的传播就是通过大卫·贝尔主演的电影《暴力街区》和杜易泽主演的电影《跑酷军团》在国内外达到了第一波浪潮。而跑酷运动背后的商业赞助者通过制造个性消费产品的方式,满足了广大跑酷迷们作为独特个体的心理需求与社会需求。著名的运动品牌K·SWISS专门为跑酷者设计了名为Ariake的跑鞋。彪马公司慷慨赞助了跑酷电影《企业战士》中跑酷者的服装。通过个性消费模式的营造,商家激发了群体性的集体仿效和购买热潮,这就是社会学家郑也夫所指的“消费的秘密”。

如同人的性格是在长期生存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和信念,文化性格也对人的思维和信念有着巨大的影响,引导人们如何去感觉、认识和理解周围的事物,以及人如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欲望和激情。作为体育亚文化的新类别,跑酷运动在与其他文化主体与活动的互动中逐步形成与发展。同时,跑酷以自己个性鲜明的文化性格影响着跑酷者个人与群体的价值观念,比如战胜身体的孱弱、心理的恐惧,实现社会的认同,找寻属于自己的独特生活方式。这种新的价值观念的树立不仅对于追求新鲜刺激的年轻人大有裨益,而且能够促使人们反思原有体育项目适应都市青年亚文化的迟缓与不适应。

汶川地震发生后,杜易泽率领自己的跑酷团队以跑酷基本技术和训练方法为主要内容,迅速制作了实用性、针对性的灾害逃生技术,向学校和社区推广。跑酷运动以一种轮回的方式回到了自己的哲学起点——利他主义、健有所用。就像塞巴斯蒂安·福坎^[19]所信仰的跑酷哲学:“控制自己的心智、掌握完美的艺术,它(跑酷)会给人们带来战胜恐惧、战胜苦难、重获新生

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 靳大成. 文化性格的裂变与更新[J]. 读书, 1986(1): 32.
- [2] Artful Dodger. George Hebert and the natural method of physical culture [EB/OL]. www.urbanfreeflow.com, 2007-09-22.
- [3] INSEP. Georges Hebert——la methode naturelle [EB/OL]. http://perso.orange.fr/le.parkour, 2006-07-18.
- [4] Kerry Folan. For Parkour fans, all the world's a gym [N]. The Washington Post, 2007-08-31.
- [5] Urban Idiots: Parkour is an urban sport[EB/OL]. http://www.urbanartcore.eu, 2009-08-22.
- [6] What is Parkour?[EB/OL]. www.parkourpedia.com, 2009-08-09.
- [7] 郝勤. 挑战极限——风靡世界的极限运动[M]. 成都: 蜀蓉棋艺出版社, 2001: 3.
- [8] Jerome Lebrét. David Belle's Biography[EB/OL]. www.david-belle.com, 2005-12-16.
- [9] 张斌. 都市极限无规则运动“跑酷”初探[J]. 内江科技, 2009(6): 123.
- [10] 佚名. 跑酷: 超越心灵的极限[J]. 体育博览, 2008(6): 76.
- [11] Sebastian Foucan. History——Creation of the group “Yamakasi” in 1997[EB/OL]. http://tracer2000.free.fr, 2007-07-02.
- [12] 周志俊, 何亮. 深层生态体育观的哲学思辨[J]. 体育学刊, 2009, 16(4): 17-20.
- [13] An Tran. Two theories on Parkour philosophy [EB/OL]. www.parkournorthamerica.com, 2007-09-07.
- [14] 许传宝. 生态体育: 绿色奥运的核心理念[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2, 28(5): 25-28.
- [15] 周晓虹. 模仿与从众: 时尚流行的心理机制[J]. 南京社会科学, 1999(4): 25-27.
- [16] 奥特拉·马特亚切[西班牙]. 跑酷: 城市年轻人的新运动[J]. 谢冬兰, 译. 译林, 2008(5): 42.
- [17] 杜易泽. 中国跑得最酷的人[EB/OL]. 中国青年网, 2009-03-18.
- [18] 齐奥尔格·西美尔[德]. 时尚的哲学[M]. 费勇, 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72.
- [19] Sebastian Foucan Interview[EB/OL]. http://www.urbanfreeflow.com, 2007-10-14.